

百

僚

金

鑑

百僚金鑑卷之五

給諫總考

按六科。在秦為黃門侍郎。給事黃門。又秦諫大夫。郎中令之屬。又置散騎中常侍。漢因之。後漢曰給事黃門郎。增諫大夫。曰諫議大夫。官名雖殊。而皆侍從備相。虛規獻納。糾正缺違也。黃門侍郎。每日暮對青瑣門拜。亦謂之夕郎。唐增左右補缺拾遺。宋增司諫正言。皆今給事中之任也。給事中。唐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垂拱改為鸞臺諫大夫。漢屬光祿。魚。北齊屬集書省。宋知諫院。

明初以給事本古門下省掌封駁之官。乃特重六科。列署於掖門內。已乃遷掖門之兩翼。洪武初名起居注。已準周制。名元士。置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本源也。後定用部名。分六科。科名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今因之。後改為六科。掌印給事中。滿漢各二人。裁都給事左右給事之名。

按科員為天子親吏。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而糾其弊誤。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封還執奏。凡百司軍民所上章下。讀而署之。糾正其違。悞主德缺。違朝政。

得失。百官賢佞。小許專達。大許聯署奏聞。凡日朝
六科輪一人上殿左右執筆記。旨凡大事庭議
大臣廷推。大獄廷鞠。六掌科皆與。凡諸司題奏。日
附科籍。五日一銷。註覈鷄。後朝奏門籍。六科流掌
內傳。旨下覆奏。得旨而後行。定秩僅七品。而
地親切。專糾駁。防專恣之漸也。

賈山

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賈山上書言治亂
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勢重非特禹鈞也。使不開導以求諫。和顏
色而受言。則人主不得聞其過。而社稷危矣。又云。今
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
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勞天下。天下莫不悅喜。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雖老羸瘡疾。扶杖而往觀之。願少須臾
死。思見德化之成。今功業方就。四海嚮風。乃從方正
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
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獻之於天子之庭。
臣切慙之上嘉納焉。

東方朔平原人諫武帝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上乏國用下奪農桑其不可一也壞人塚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騎馳車騫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與其不可三也

司馬相如

相如字長卿蜀人諫武帝曰輕萬乘之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為娛臣切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亂國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

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王吉

漢王吉諫宣帝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得興太平致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達然未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會期簿書斷微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馭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以上以其言為迂濶

貢禹

漢元帝開貞時明經潔行拜為諫大夫虛已問以政
事為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臣愚以為宜倣古以自節焉

許廣德

漢元帝。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就橋。

行錄卷之五
七

劉更生

元帝時石鐘用事劉更生上疏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悲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未諫邪少。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諛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

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下之心。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賢之語。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匡衡

匡衡為給事中。因日食地震之變。上疏曰。朝廷者天下之積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其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教化之源。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郡國未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其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陛下宜首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

朱雲

故槐里令。朱雲見漢成帝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上問為誰。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掾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沒能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

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以臣素著
行直。使其言直。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
後當治楹。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張禹。帝師也。阿附王鳳。故雲云然。洵乎其直也哉。

張蘊古

唐張蘊古。獻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
不過容膝。披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
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
汶。而解勿察。而明。雖兔旒。閉目而視。于未形。雖

難續塞耳而聽於無聲。太祖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中書門下及三品以
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夫即諫以貞觀致
治之本也。

孫伏伽

唐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曰。天子居則九重。行則警蹕。非款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走馬射的。非今日天子事。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

張元素

唐太宗發卒修洛陽宮。以脩廼幸。張元素為給事中。

諫曰。洛陽未有廵視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隋氏宮室之弘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自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元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共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顧謂旁元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元素所言。誠有理。今即為之罷役。後日或有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元素絹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魏徵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榭。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說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危而治。又何須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魏徵又以太宗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疏曰。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慾。化被外方。今萬里遠

使市索駿馬。并訪珍怪。此不克終一漸也。初護民之
勞。响民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
姓無事。則為驕。勞役則易使。此不克終二漸也。初從
己以利民。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
而樂身之事。實切嗜心。此不克終三漸也。初親君子。
斥小人。比來與君子恭而遠之。小人狎而近之。此不克
終四漸也。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裸
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此不克終五漸也。初求
士如渴。賢者所舉。自信而任之。比年由心好惡。以聚
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此不克終六漸也。初高居

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今志不克固。辰出夕返。馳騁
為樂。此不克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
官奏事。顏色不接。問訐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伸。
此不克終八漸也。初夜一治道。常若不足。今長傲縱。
恣無事。興兵問罪。遠裔此不克終九漸也。初頻年荒
旱。畿內戶口無一戶夫。今疲於徭役。閩中勞弊。怨離。
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今旱荒之
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穀下。此上天示戒。乃陛
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明。時難再得。明主可為。
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者也。上乃以所上疏。列為

拜。時。庶。朝。夕。見。之。無。錄。付。史。館。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褚遂良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問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
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善惡。庶幾人君不敢
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
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
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
代。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治道。三。斥遠辟小。不受
諛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答邢律

唐高宗嘗出畝。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同時有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李善感

監察御史李善感諫高宗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方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禱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

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劍陽。

陸贄

陸贄謂唐德宗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又曰。若謂諫諍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諍為取名。則匹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

陽城

陽城。夏縣人。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泌薦之。

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及陸贄等坐貶。中外惴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會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重罪。太子為之營救。乃免。

李德裕

唐李德裕。獻丹衣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

曰納誨以諷侮棄說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田錫

宋田錫為左拾遺。上疏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平漢之初。駕馭武官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人各司其局。其三言。閩西苑廣御地而尚書令無本。

歷郎署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南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別修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鉄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賜錢五十萬。

按田錫為知州時。即上疏曰。拾事中不得其人。左右拾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合近謀遠之事。又言時又升平。天下混一。故陛下以功業自多。然四方雖平。而刑罰未盡措。水旱未甚。調陛下

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皆切要之語也

謝泌

宋太宗修正殿頗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墨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末孟昭勗者朝上諫疏慕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范仲淹

宋仁宗開天章閣詔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所欲為者叅知政事范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

不務全真 卷五 十一
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
重命令減徭役帝悉用之同時富弼上當世之務十
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
宿弊款新易監司之不才者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范鎮

知諫院范鎮上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也諫官
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者利之人臣不
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內望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
念是為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創舍其子而立
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

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之事。以係億兆人心。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司馬光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切
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姬媯姑息之
謂之也。興教化。修政在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
也。明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愚賢。辨
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
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三
者兼備。則國治。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

則亡。其二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銓而授任。苟日月積久。而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銓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法行。若彙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行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畧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如賞而勿徒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民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其三論擇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進謀。四

曰謹微。五曰務實。嘗曰。臣獲奉三朝。皆以此六事。就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韓琦

宋仁宗時。韓琦條陳所宜行者七事。曰。培政本。念邊計。擢賢才。脩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又陳救弊八事。曰。選明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廉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

呂公著

呂公著知揚州。被詔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既居政府。與司

馬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而行之。民故呼鼓舞稱使矣。

陳禾

右正言陳禾上書劾童貫黃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頌急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呂誨

呂誨字獻可。以右諫議大夫致仕。上疏曰。臣本無宿

疾。偶值醫者用術非方。殊不知朕候有虛實。陰陽有
逆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後。事情任意。差之指下。
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跂矣之苦。又
將慮心腹之變。蓋以身喻朝廷也。

李綱

宋高宗欲相李綱。辭曰。唐明皇欲相姚崇。以十
事要說。今臣亦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
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二曰議巡幸。三曰
議教令。四曰議儲逆。五曰議偽命。六曰議戰。七曰議
守。八曰議峻。本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

胡安國

高宗時。胡安國為中書舍人。燕侍講。上時政論二十
五篇。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
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恤民
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
而後號令行。人心順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
天下定矣。然後致共。觀人主志向何如耳。志尚所以
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
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矣。五者帝王之能事
畢矣。論入政給事中。

朱熹

晦庵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敢言。且以大本與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已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心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為矣。

真德秀

真西山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

耻不可忘。二曰北隣之道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及為禮部直學士。院又上疏言。以捨人心四事。大畧言刑政當與衆議。賞罰不可有私心。苞苴公行。宜反其物。而罪其人。治世氣象。欲其寬裕。解密網而達下情也。

胡寅

宋起居郎胡寅進七策。一曰嚴和議而修戰畧。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曰務實效以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選宗室。

之賢者封建任使。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

杜範

理宗以杜範入相。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中書。勿使旁絡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而用之。又於其職。勿徒守迂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自宮掖始。自貴近始。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許衡

元許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

法齊一吾民使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
大要頒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
外設監司以糾察汚濫三曰為君難以踐言方欺任
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造六者為日以修德任賢愛民
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蒙古主嘉納之

姚樞

元姚樞見太宗可以有為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
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
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
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元主大奇其才

章綸

明章綸樂清人。正統時條陳上太平十四事。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四曰為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惡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叢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才。在教養有道。

章論又陳修德與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理三
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悼孝義八
慎賞賚九重名爵十謹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
端十三節貢獻十四汰冗官其大者言內臣不可以
干外政佞臣不可以假威福後宮不可以盛聲色

李賢

李賢鄧州人。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嗜慾。
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

高輅

高輅淳安人。宣帝時入內閣首疏八事曰勤政納諫

儲將材。飭造備。舉元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跡。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彭時

彭時。安福人。天順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七事。一。罷佛士。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百司。奮勵事功。七。清理三營草場。減退豪勢。莊田。嚴培尅之禁。

陳壽

陳壽。字體仁。新淦人。為都給事中。直論時政得失。無

隱不喜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
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

馬文襄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
嘗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捨遺
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體仁得之矣

粘合重山

元太祖嘗置酒內庭粘合重山侍因諫曰天子以天
下為憂憂之未嘗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
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嘉之

百僚金鑑卷之五

都憲總考

按秦御史大夫。位上卿。漢仍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復置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及置司隸校尉。以御史中丞督司隸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至墨綬。成帝綬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秩比丞相。復置長史丞。職如故。哀帝後更復不常。蓋自漢以來。御史大夫皆為三公。即今宰相之任。中丞為臺主。即今御史大夫之任職。綦重矣。明初設御史臺。改中丞。未久。準漢御史大夫

設左右都御史。準漢中丞。設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其奉勅內地撫循。外地防鎮者。或以都御史往。或以尚書侍郎。兼都御史往矣。都御史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率其屬肅紀守法。以贊天子。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貪冒。壞朝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賢否。陟黜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奉旨同刑部大理寺。讞平。職位雄峻甚矣。

漢張綱為侍御史。行郡縣表賢良。黜忠勤。他御史俱託道。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等。不法事。京師震悚。

桓典

漢桓典為侍御史。嘗乘驄馬。宦官畏之。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范滂

漢范滂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令守貪酷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薛聰

北魏薛聰爲侍御史。彈劾不避強禦。魏主每欲進以名位。聰苦辭不受。魏主曰。卿天爵自高。非人爵所能榮也。

唐介

宋唐介爲御史。劾文彥博。敗爲英州別駕。李師中賦詩美之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芥。高山千載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聲動天下。上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趙抃

宋趙抃字閱道為殿中御史彈劾不避權幸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有過尤當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云。

黃治

宋黃治為御史中丞質直端重存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臨不欺鬼神何用求福應哉。

崔仁師

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按獄青州謂孫伏伽曰凡治

徵當以仁恕為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為仲耶。萬一謀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罪。亦所願耳。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就死。無一人異詞者。

楊範臣

楊範臣為監察御史。唐明皇命往海南求珠玉奇寶。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以則賈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遞引咎慰諭而罷之。

劉溫叟

宋劉溫叟為御史中丞。趙鼎長聞溫叟請介遺廉吏齋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德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純翁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

孫抃

宋仁宗以孫抃為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料絕才。抃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薰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詰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

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兵中復。

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

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蓋官耶。唐韋謏薦韓寒。寒不
肯見。高元裕曰。恐無

呈身
御史

張昇

昇為御史中丞。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宋仁宗謂之
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
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
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

趙尚

宋趙鼎為御史中丞所言四十事。施行者三十有六。又金人至江上。鼎陳戰守禦三策。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歆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關。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湘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矣。

陳垓

宋陳垓為監察御史。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

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陳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理宗從之。

張養浩

元張養浩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隣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過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西徼。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著書三卷。曰廟堂忠告。曰風憲忠告。曰牧民忠告。

郝天挺

元御史中丞郝天挺陳時政七事曰惜名器抑浮費
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桑務本勵學養士帝嘉
納詔中外舉行之

章溢

章溢龍泉人。洪武時為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
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
人。庶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陳鑑

陳鑑字有戒。吳縣人。正統中以副都御史鎮守閩西。
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兩賜時若。年穀屢登。民

信愛之。以其美髯，呼為髯公。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鑑諭以當復來，始稍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鑑昇輶，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也。及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

黃紱

黃紱，河南人。成化中，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嘗行部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乃驅之戰守耶！於是令預支米三月，會詔毀庵。

寺乃使汰尼盡解軍門給配穀士人大悅及綏去尼有携子拜送路旁者

熊繡

熊繡字汝明湖廣人弘治中以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操勵廉潔自甘蔬布餼廩有羨不入私室羨邊練武套曾三年不敢入榆塞

周金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嘉靖初以會都御史巡撫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金愕然因入靜室躊躇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兵卒盡入環列庭

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金曰。不然。遣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縱校之。月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歡呼叩頭。退當是時。以斥言解上下阻疑。自謂淨應機之智云。

宋藝祖以孟酒釋藩鎮兵權亦是此意。

按明洪武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閩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

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編置巡撫
官矣。後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
則有四巡撫。北五則有兩巡撫云。

布政

按布政古方伯為一州之表率者。防於堯之四岳。舜之十二牧。禹之九州九牧。周之八命作牧也。漢魏以來為刺史。或為軍州刺史。或為州牧。唐太守為刺史。而雍州置牧。神龍初。分天下為十邑。邑置巡察使。燕按郡縣。并葺而開元來。置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其有戎武之地。即為節度使。宋有轉運使。副判官使。按察官吏。又有提舉常平茶鹽司。元外道各置行中書省。有左右丞參政等官。明初分天下十三省。初為行中書省。已定為承宣布政使司。司設左右布政

左右參政左右參議布政司掌一省之政。今朝廷有德澤。禁令最流宣播。以下於有司。凡僚屬文武官。咸廢其稱職。不稱職者。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違於吏部。兵部都察院三年則率所屬州縣正印官及首領官。朝覲於京師。詳第其稱職不稱職於部。院聽廢置十年。令戶版以登民數。三歲大比。合者之士而提調之。其職掌甚繁。大抵今之藩司。竇古之岳牧。而漢謂之刺史。元謂之行中書省。唐宋改爲使。致不一也。

徐奇

徐奇爲廣東布政司。歲當入覲。裁嶺南藤輩將以遣。

廷臣遷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
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燕時衆皆
作詩文送行故有缺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
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
意解即以卑目赴中官令焚之一無所問

葛端肅

葛端肅公為陝西左布政入覲有小吏註考老疾當
罷公復為請留太宰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
曰邊吏去者遠甚註考徒撰文書今觀其人甚壯正
堪驅策方知註誤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

石橋金錄 刑五 七
驚服曰誰能吏部堂上自責過誤即此足賢能第一矣

按察司

按察亦漢刺史唐十道觀察使宋轉運諸使之職但
唐宋諸使或兼領無專官或因事權設事竣即省
元於行中書之外各道別置提刑按察使有副使僉
事僉事為之貳而更有經歷知事焉明初各省置提
刑按察司有按察使有副使有僉事按察使掌糾所
屬府州縣官司及一省刑名按劾之事諸官吏奸邪貪酷
嚴軟得以糾察擒治平濫刑獄虛冤枉禁誥官私蒙
濫之干治者以振揚風紀大者監布都二司會議告

撫按以聽於部院。凡朝覲慶賀吊祭之禮。具如布政司。副使僉事。分巡道。察其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監軍各專事。置無常員。首領官經歷。知事。照磨。檢校。司獄。

周新

周新為浙東觀察使。將到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視布。屢熈不作。別視之。得印誌者。鞠布主。即叔布尚賤也。又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

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鄉科選御史。剛直敢言。人稱為冷面寒鐵。公在浙多異政。時錦衣紀綱擅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走脫。詐綱網搆其罪。殺之。嗚呼。公能暴人之冤而已。不免冤死。天道難謔信哉。

崔師

唐崔師為鄂岳觀察使。先前陝州。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答一人。及觀察鄂岳。嚴設刑罰。或問其故。師曰。

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楚地險。民雜。操
殺為奸。非用刑威。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錢藻

錢藻偕兵密雲。有二京軍。劫人於通州。獲之。不服。州
以白藻。二賊恃為京軍。出語無狀。藻乃移甲於大門
外。獨留乙。鞠問數四。聲色俱厲。乙而搖筆作百許字。
若錄乙口語狀。遣去。隨以甲入。給之曰。乙已吐實。事
由於汝。乙當生。汝當死。不意其胎也。忤然曰。乙本首
事。何妄以我。盡白乙首事狀。藻出乙證之。遂論如法。

葉樹聲

葉文裕公為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公到任。即行文黜之。晉王再四為言。公云。寧可學宮少一人。不可一人污學宮。堅意不從。

朱子曰。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范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耶律楚材

太宗素嗜酒楚材屢諫不聽持酒槽鉄口進曰麴蘖能傷物鉄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圖撒合里者耶賞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盃而止

阿沙不花

不花見帝容色日瘁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耽婚嬪是好是猶西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若武宗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

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臣不敢奉詔

張養浩

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英宗時以元夕張燈禁中養浩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開閣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帝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命罪之

陳諤

明永樂中陳諤為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憚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

張寧

景泰時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每有大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宗復位尤所眷注嘗獨詔議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時推諫官官第一